

创意台湾

许志杰专栏



许志杰, 大学历史系毕业, 媒体从业者, 出版作品多种。

铁道文化之六

盖个戳子做纪念

火车的运输功能人尽皆知, 几乎每一条铁路修建之初衷, 都是以运输原材料为目的。台湾就有森林铁路、港区铁路、产业铁路以及煤矿专线、糖业专线。贯穿山东省东西部, 连接济南青岛两大城市的胶济铁路, 德国人所选线路, 都是以矿产为主。像坊子, 就有坊子煤矿, 金岭镇有金岭铁矿, 修建博山支线也是看中了那里的各种矿藏和可烧制的砖瓦窑。可以说, 一条铁路就是一条经济大动脉, 甚至会隆起一条人文、历史、地理、社会的通道, 推动铁路两旁各种资源的融汇。

还是以坊子为例, 在胶济铁路通车之前, 这里就是一个前不靠村、后不靠店的小村庄。德国人把铁路修到坊子, 运走了这里的煤炭, 也带来了西方文化以及相关的现代工业文明, 烟草、石油、电灯、汽车、旅馆相继进入, 这里迅速成为经济、文化、人员聚集的重镇。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49年之后, 坊子聚集了医院、学校、铁路、煤矿、酒厂、运输等大批具有影响力的部门。但是, 随着坊子火车站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成为胶济铁路的一个支线小站, 已经形成城镇规模的小城坊子日渐衰微, 几乎所有的部门都去了他乡……坊子成了历史, 留给人们的就是回忆和怀念了。

台湾的铁路管理部门似乎读懂了这些人之常情, 把铁路留给了历

史, 把人们的回忆和怀念浓缩到一枚小小的木头刻制的戳子上。无论你坐车到哪个车站, 车站值班员的窗口都会放着几枚戳子和印泥, 供乘客盖章留念。戳子的内容既有简单的车站名称, 也有某个节点的纪念戳, 如2010台湾自行车节、台湾铁路120周年纪念、庆祝东线铁路拓宽工程通车纪念。我喜欢的是一枚台湾环岛铁路通车百年纪念戳, 上面有宝岛台湾的地理形状, 清晰可见环岛铁路的路径和大站的位置。也有以当地著名景点或文化、地理标志为内容的戳子, 阿里山小火车、日月潭风光都出现在纪念戳上。

在高雄火车站, 我买到一本《台湾铁道旅行护照——台湾车站旅行趣》的小册子, 就是让火车旅行者每到一站盖一枚戳子, 留下回忆, 做个纪念。毕竟本人所到城市有限, 很难盖上几个戳子。据说, 要把台铁所有车站走下来, 没有一个月的时间很难完成。即便在台湾本土, 真正能够做完这门功课的铁道迷也是寥寥无几, 这是一个有闲、有钱、有心、有劲的趣味游戏, 缺一不可。虽然我的这本小册子中没盖几个戳子, 翻开闲看时也顿觉亲切, 一种亲近感涌上心头。此时不免想起很多人到欧洲旅行的窘境, 因旅行时间仓促紧迫, 一些景点只是照相留念, 甚至只是远眺而已, 根本来不及欣赏。回到家里, 翻看相片, 除了几个特别有名的

历史, 则是我们人类这列通向未来的火车的信号灯: 红灯停, 绿灯行……



地方, 基本想不起这是哪里、那是哪里, 反正不是教堂就是城堡, 不是蓝天就是白云。呜呼悲哉! 有趣的旅行, 变成无奈的苦笑。

有了这本铁道旅行护照, 你到过哪里一目了然, 你去过哪里有戳为证, 不会是一本糊涂账、一盆糨糊汤。你还会从中发现, 台铁的站名趣味十足, 像“追分站”、“大肚站”、“通宵站”、“成功站”、“大庆站”、“泰安站”、“太原站”、“丰富站”, 既有似曾相识的亲切感, 又带着让你想象无限的诱惑。追分, 肯定会吸引一些即将考试的学子, 追一分算一分; 通宵, 在这个小站过一夜, 不是一夜情, 却是一世不忘的浪漫, 至少是一种青春狂躁的

经历。泰安、太原、大庆, 与大陆的站名一样, 可显示两岸同宗、同源、同根、同文、同理的一脉相承。

很多人体会颇深, 到台湾旅行就是感知那种一脉相承的乡情, 寻找记忆中已经远去的那种若即若离的情愫, 有的是传说, 有的则是曾经的回望。一个留不住历史的族群, 是不可能创造出现实中的美丽的, 更不会有那么灿烂、令人向往的将来。一个城市连个遭外敌凌辱的万人坑都保不住, 谁能看到这个城市的未来是什么样? 怀念, 是一个人的自我提升; 回忆, 是一个人的自我慰藉。历史, 则是我们人类这列通向未来的火车的信号灯: 红灯停, 绿灯行……

呼吸之间

刘亚伟专栏



刘亚伟, 笔名亚子, 北师大研究生学历, 原籍曲阜, 下过乡, 当过兵, 资深报人, 现为自由作家, 出版长篇小说、科普读物等十余种。

里程碑

《西游记》里有一个故事, 说孙悟空被如来佛抓在手心里之后, 翻了一个筋斗云, 落地之后眼前有一座五指山, 心说, 我要留下个记号, 免得日后他们不承认我到过此地, 就在山下撒了一泡尿, 并写道: 老孙到此一游。

人们每天醒来, 首先需要确认的是: 我是谁? 紧接着的第二个问题是: 我在哪里? 人就是这样“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询和审视他的生存状态的存在物”(恩斯特·卡西尔《人论》)。而回答这两个问题, 需要凭借我们的记忆和标识。里程碑, 作为人类的群体性记忆, 就是这样一种辅助人类记忆, 确认自己存在状态的符号。

作为人类建立的一种符号性标志, 最初的里程碑, 也许可以追溯到人类从山林走向开阔的平原时沿路留下的一些识别标志, 表示我曾来过这里, 或者主张对此地域内的权利, 就像孙悟空在如来佛手指头下撒的那泡尿, 或是山林中的野兽用气味做的标识。

在人类出现之前, 地球和宇宙早就存在了。孤独的人类, 在茫茫无

际的宇宙中探索, 一路走来, 筚路蓝缕, 以启洪荒, 通过文字、石刻、建筑以及各种技术的发明和器物的创造, 在广袤的大地上到处留下自己的痕迹。

可以说, 科学探索和研究, 是人类耗费最多精力进行的一种智力游戏, 一代代人前赴后继, 乐此不疲。当初所有最深刻的鼓舞人心的发现最后都变成了再普通不过的常识, 变成我们的生活方式, 变成我们自身。每一次发现都是一次解放, 是人类自由王国的一次拓展, 活动空间的一次拓展, 都值得用里程碑的形式留下纪念。

这种里程碑, 是人类的一种自我鼓励、自我期许和自我肯定, 是人类对所处世界的一种形象化的把握方式。它不仅通向过去, 是一个回顾和总结, 同时还指向未来, 包含着对明天的想象。它们代表着人类的知识体系, 作为整体, 它运作良好, 能够有效地指导我们的行为。如果某一次偶然的经验同原来的知识发生冲突, 就会引起知识体系内部的调整。因此, 切不可对其神化、固化, 定

人们每天醒来, 首先需要确认的是: 我是谁? 紧接着的第二个问题是: 我在哪里?

于一尊。在科学发展史上, 这种调整和改动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的确, 时间会改变里程碑的位置, 原先的激励和开放, 会渐渐变成束缚和局限, 直到下一次发现把这种束缚和局限打破。一句话, 人类的知识没有永恒不变的基础。

比如人类对宇宙起源及结构的探索。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在公元二世纪提出的“地心说”被公认为天文学的第一座里程碑, 他认为地球是静止不动的, 月亮、太阳以及其他所有的行星都围绕地球旋转。这种学说曾给人类的活动以很大帮助, 不仅引领人们对行星、星座、月食、日食的模式作了细致的研究, 还把天文知识运用到航海实践中。由于“地心说”与西方宗教神学对宇宙的解释很接近, 因此在此后的1400多年中被当成不可改变的绝对真理。一直到16世纪, 才有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对“地心说”提出质疑和挑战, 认为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 地球和其他星球围绕太阳作匀速圆周运动, 地球本身也有自转运动。后来, 随着望远镜的发明, 人类的目光进

入宇宙深处200亿光年的地方, 发现宇宙中有许多星系, 每个星系都是由几十亿甚至几千亿颗恒星和气体、尘埃构成的, 占据几千光年甚至几十万光年空间的天体系统。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星系。这时, 一度被当做真理、布鲁诺甚至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日心说”又成为明日黄花。

人类不可能是公正无私的绝对观察者, 我们只是地球上群时刻面临生存挑战的卑微生物。就像面对无边无际的浩茫宇宙, 人类的望远镜永远望不到宇宙的边缘一样, 里程碑及其所代表的知识体系, 只是帮助我们有效探索的工具, 而不是绝对真理。

科学总是充满疑问, 容易变动。即使科学知识体系中那些最为核心的部分, 在库恩的“范式转变”发生时也会被推翻。那些希望我们拥有固定不变的特殊支撑点以获取真理的想法, 不过是人类早期绝对主义思维模式的残留而已。如果有人非要寻找一些不变的事物, 也许信仰比科学更适合作为基础。

纸春秋

路也专栏



路也, 毕业于山东大学, 现任教于济南大学文学院, 著有诗集、散文随笔集、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等多部。

它们的芳名

那种水培竹子如今在市面上是很常见的, 它绿意浓浓, 骨感飘逸, 我相信它原本有一个无比清秀的名字, 现在却被命名为“发财竹”, 就像林黛玉不叫林黛玉了, 而叫林美女或者林富丽之类了。

我在一家铺面很大的花市里随便逛, 这家花市真是不得了, 看看标签上那些花花草草的名字吧: “摇钱树”、“黄金塔”、“金钻”、“黄金万两”、“银满枝头”、“绿元宝”、“黄金果”、“财源滚滚”、“金玉满堂”、“金钱榕”……我以为我不小心走进了一家大银行或者信用社, 我相信这些都不是这些植物的本名, 植物学家对这些名字一定闻所未闻。我索性指着另外一些盆花, 按照这种逻辑, 以开玩笑的口气, 对旁边的人说要将它们统统都改名换姓: 贷款竹、利息草、奖金兰、股票松、一本万利杨、人民币花……

花市里还有另一类花名是这样的: “节节高”、“福禄考”、“鸿运当头”、“吉星高照”、“转运竹”、“五代同堂”……我相信, 同样依照这种逻辑, 我想象中的下列名字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出现: 连升三级树、早生贵子果、一夫多妻草或一妻多夫花。这样的名字会把植物学家气死。

我们培植的花花草草的最重要功能当然是审美, 而我们在审美之中又往往加上了励志的功能, 这并不奇怪, 我们原本就是一个喜欢托物言志的民族, 我们把植物这种客观存在与我们的主观情志结合在一起, 那摆放在家中茶几上或者凉台上的盆花分明是我们精神的外化。过去我们习惯于用松竹梅表达高洁情怀, 虽多多少少有些封建主义的腐朽意味, 但毕竟还属于不错的精神追求, 也没什么太大的不好。而到了今天, 我们不再

它们喜欢被叫回本来的那些个芳名, 它们想成为它们自己。

是热衷“岁寒三友”的士大夫了, 我们托的物没有变, 言的志却发生了巨大改变, 我们摇身一变, 成了钱不离口的实利主义者和只顾今世快活的投机分子, 我们借用各种手段全方位起劲地渲染着物欲和入欲, 连小花小草也不肯放过, 逼良为娼, 其赤裸裸和土气都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

连过去时代的土地主都不好意思这样明目张胆地表达自己并不多么高级的欲望, 常常还是想遮遮掩掩, 附庸一下风雅的, 而今连遮掩和风雅也不必顾了, 直奔鲜明主题而去。腐朽意味终于变成了恶俗冲天。这真让人担忧, 除了钱、权和生孩子, 我们还信仰什么? 有了钱、有了权、有了儿子孙子之后, 我们还想做什么呢?

花市里那些被改掉名字的花草们真是可怜, 它们失去了纯真自我, 承载了这个金钱至上时代的最庸俗

愿望。过去这些花花草草的名字是要被诗人们写进诗里去的, 现在叫了这样的名字之后, 是无法“上诗”的了。我相信, 它们并不会因被摆在什么有钱人的办公桌或客厅里而感到骄傲, 它们没准儿还会觉得压抑和憋屈, 它们不想唱升官发财之歌, 却被逼着唱。当然, 它们其实也并不十分喜欢享受“岁寒三友”那样的特殊待遇, 被歌来颂去, 替文人墨客们唱些真清高或假清高的歌, 弄得累累的。它们最想让意念还原成事物本身, 客观呈现即可, 让松就是松, 竹就是竹, 梅就是梅, 狗尾巴草就是狗尾巴草, 什么就是什么。

它们在植物书上有自己的名字, 除了正规大方的学名, 它们或许还有由来已久的可爱的小名, 它们喜欢被叫回本来的那些个芳名, 它们想成为它们自己。